

影响了四代美国人的儿童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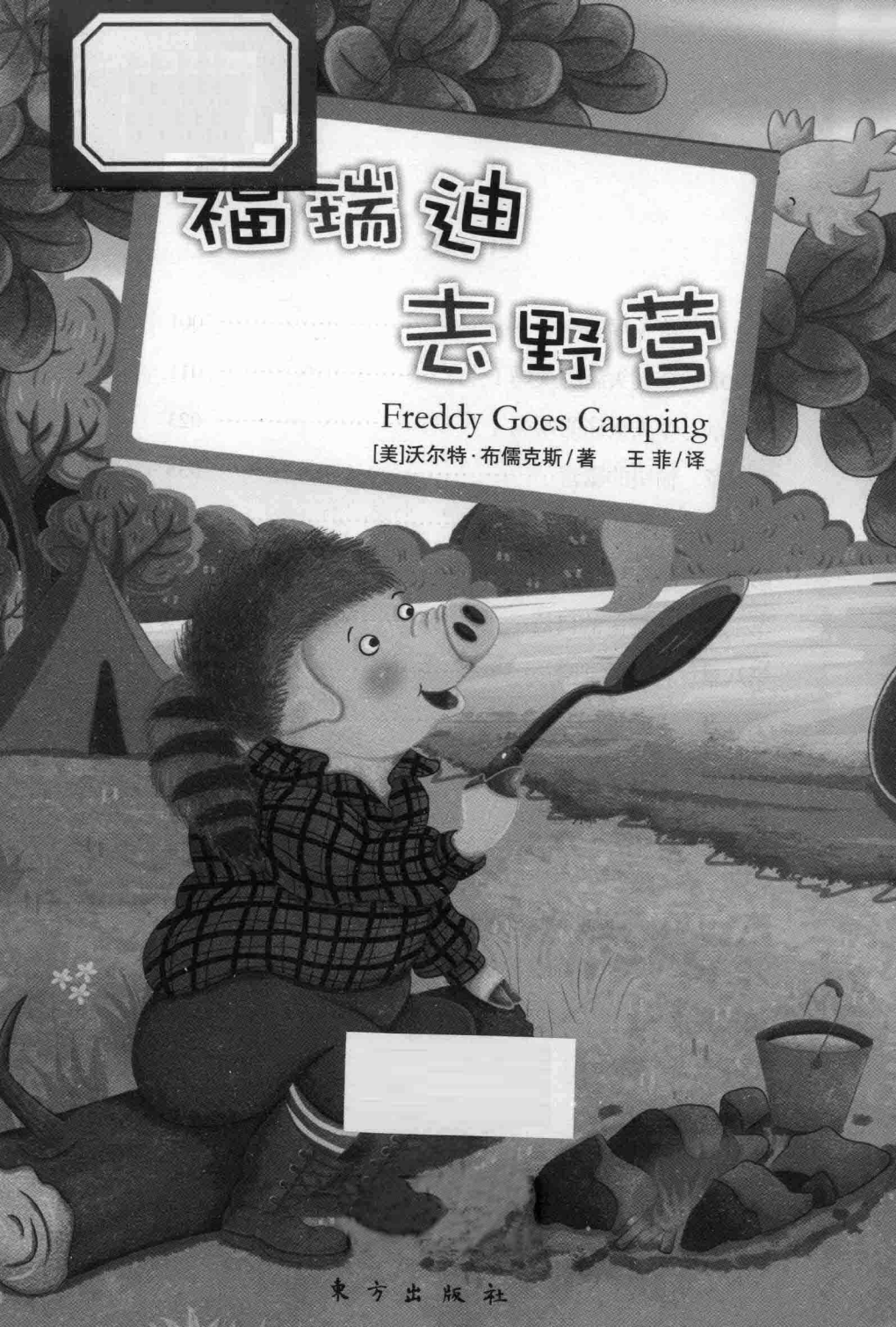
福瑞迪去野营

Freddy Goes Camping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著 王菲/译



東方出版社



弗雷迪 去野营

Freddy Goes Camping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 著 王菲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瑞迪去野营/(美)布儒克斯 著;王菲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2.10
(小猪福瑞迪)

ISBN 978-7-5060-5404-1

I. ①福… II. ①布…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①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8245号

福瑞迪去野营

(FURUIDI QU YEYING)

作 者:[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译 者:王菲

责任编辑:韩悦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册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6.5

字 数:10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5404-1

定 价:16.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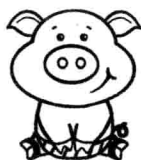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目 录

第一章	诗人福瑞迪·····	001
第二章	令人头痛的姨妈（上）·····	011
第三章	令人头痛的姨妈（下）·····	023
第四章	愉快的露营·····	033
第五章	闹鬼的旅馆·····	042
第六章	谁在扮鬼？·····	051
第七章	花栗鼠的口信·····	060
第八章	神秘的艾哈·····	068
第九章	艾哈逃跑了·····	078
第十章	捕获易兹拉·····	083
第十一章	婚礼上的福瑞迪·····	095
第十二章	遭遇艾哈·····	105
第十三章	福瑞迪的哀歌和阚风儿家的晚餐·····	113
第十四章	豆豆农场保卫战·····	128
第十五章	公鸡查尔斯·····	142
第十六章	艾尔米拉姨妈要走啦·····	150
第十七章	安得生的不眠之夜·····	161
第十八章	就是不让他睡觉·····	174
第十九章	大获全胜·····	182

第一章 诗人福瑞迪



豆豆农场的猪圈就在场院里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门上一块黄铜的牌子上写着：福瑞迪·豆豆先生。在门的上方还有一块招牌：

福瑞迪&维肯思侦探事务所

办公时间：星期三 下午2:00-4:00

在门的左边又是一块招牌：

《豆豆农场新闻》订阅处

动物们自己的报纸

这就是猪圈的外观。在猪圈里面，坐在桌前一张破扶手椅上的，就是福瑞迪。福瑞迪，一只猪，集编辑、诗人、银行家、侦探数职于一身。今天是星期四，他是编辑

福瑞迪，正在为下一期报纸的内容做准备。材料差不多已经准备齐全了，只差一个栏目。放一首小诗应该刚刚好。于是他靠在左肘上，左前蹄搭在额头，这样他又成了诗人福瑞迪，等候灵感的降临。

福瑞迪等待着，时不时舔一下铅笔。因为舔得太频繁，嘴巴一圈都舔出来一条黑线了。但是笔记本上本该写下一首小诗的那一页上却还连一个字都没有。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差劲！”福瑞迪说。他不耐烦地喊道：“进来！”

门猛地开了，一个矮个红脸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很扎眼的衣服，留着又短又硬的胡子。

“阚风儿先生！”福瑞迪叫道。

“叫我吉木森，我的孩子，要这么叫。”那人说。

他们握了握手，福瑞迪说：“那么，呃——吉木森先生，请坐。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我不知道你要来，不然会稍微收拾一下。不好意思，到处都乱糟糟的。”

阚风儿先生看了看四周。桌子上堆满了纸张，地板上也是。福瑞迪没有时间铺床，也没有洗早饭后的盘子，房间里另外一张椅子上的杂物堆得几乎和桌子一样高。“恐怕我得提前三天通知你我将来，”阚风儿先生笑着说，“我可不想让你因为我搞得这么麻烦。我马上就得走，去看看米娜娃姨妈在忙什么。”

“我不知道你还有个姨妈。”福瑞迪说。

“天哪，每个人都有姨妈。我有两个。我对姨妈还做了一番研究。有两种类型的姨妈：普通型的和另类型的。我的姨妈都是另类型的，等你见了她们就知道了。”

“见她们？”福瑞迪说，“她们在这里吗？”

“噢，不是。你看，福瑞迪，”阚风儿先生在床边上坐下来，“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想让你……”他顿了顿，“不，还是等你见了她们再说吧。呃，你能不能和你的搭档一起来住几天，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做的，行吗？你一年前不是就说好要来看我的吗？怎么样？”

“行啊。”福瑞迪说，“好吧，我们会去。但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来告诉你你要做什么，”阚风儿先生说着，站起身来，“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告诉你为什么。我想让你除掉我的姨妈们。”

“天哪！”福瑞迪叫道，“你指的是——”

“不，当然不是指绑架或者把她们推到湖里之类的事情。”阚风儿先生大笑着说，“让她们离开——仅此而已。考虑一下吧。我期待着明天就见到你和维肯思太太，怎么样？”福瑞迪还没来得及再问什么，他就离开了。

福瑞迪急忙要赶出去。至少他试图这么做。但那把破椅子上的弹簧坏了，他几乎是跌坐在了地板上。那把椅子起来时要特别小心，要是动作太快就会被弹簧戳到。等福瑞迪赶出门时，阚风儿先生的车正呼啸着驶出豆豆农场的

大门。

福瑞迪意识到他的顾客非常的聪明。“他告诉我的正好足够勾起我的好奇心，”他想，“他知道这样能吸引我们去那里。”不过，福瑞迪很乐意去，因为去年夏天他为阚风儿先生打理房产，两人迅速成了好朋友。

杰·杰·波默罗伊先生正坐在猪圈的屋顶上。他是一只知更鸟，负责把福瑞迪完成的稿件送到圣特保罗的印刷部。他正不耐烦地跳上跳下。“拜托！福瑞迪，”他说，“快点！我想赶在天黑之前回家。你知道自打戴上眼镜以后我就不喜欢在夜里飞行。”波默罗伊先生是个近视眼，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于是福瑞迪带他到眼镜商那里，为他配了一副小眼镜。

“安静。”福瑞迪不高兴地说，“要是能想出点有趣的东西的话，我早就写完了。你对什么感兴趣，杰·杰？”他抬头望着知更鸟问道。

波默罗伊先生抬起一只爪子，取下眼镜，用翅膀擦拭了一下，说：“噢，让我想想，当然是我的妻子和家人。然后，我想是——虫子。”

“虫子，”福瑞迪思忖^[1]着，“我还从来没写过关于虫子的诗。我觉得没什么可写的。”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知更鸟说，“虫子是我们

[1] 思忖(sī cǔn)：思考。

知更鸟教给孩子们最基本的课程之一。虫子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亲爱的先生！你知道仅在美国就有两千多种可食用的虫子吗？”

“唔！想想真是可怕，”福瑞迪打了个寒战，“不可思议——嘿，等等！”他奔进屋里拿出了笔记本。

“当然，”波默罗伊先生接着说，“一些种类比另一些更好些，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你是指‘更糟’，而不是‘更好’，是吗？”福瑞迪一边记一边抬头问道。

“不是，是更好，更好吃。在我看来，那种浅绿色的小虫——你们叫做量地虫的，你知道的——前面有几只脚，中间是长长的身子，后面又有几只脚，所以它走路的时候，先伸出前面的脚，然后把后面的几只脚再向前并拢，身子弓成弧形。这种虫很容易找到。它们真的很好吃，福瑞迪。又脆又嫩！我找一只给你尝尝，就试一次，怎么样？”

“绝不！”福瑞迪说，“想想都恶心。听着，杰·杰，这首怎么样？”

他还没来得及开始读，金克丝，一只猫，跑过来了，“嗨，猪，今早灵感如何啊？一切正常吗？”

“走开，”福瑞迪说，“我忙着呢。”

“你涂的黑色口红是怎么回事——刚开始流行的新时尚吗？”金克丝问道，“嘿，别扔东西！我是来告诉你有



一只花栗鼠要见你。他有消息带给你——他不肯告诉我们是什么事。他就在谷仓那边。”

“我现在还不能去，”福瑞迪说，“让他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完事了。”

“好吧，我告诉他你化好妆了就过去。”金克丝溜达着走了。

“自作聪明！”福瑞迪吼道，“好了，现在听着，杰·杰，”他开始读：

“说虫子是好吃的，
对你来说也许不可思议。
吃一只量地虫，
比冲进一簇毒葛
需要更多决心和勇气。
然而知更鸟每天都吃虫类，
他们咂巴着喙，高呼万岁！
他们吞咽着虫子，满心骄傲欢喜，
绝不会倒胃。”

“这毫无意义。”知更鸟说。

“是没有，”小猪说，“这是事实。诗中没有什么寓意。除非……”他又写了几句，“这样写怎么样？”

其中的寓意显而易见：
我所爱的被你厌憎，
你喜欢的我不中意，

为此我们都当心存感激——

“福瑞迪，”波默罗伊先生插话了，“你希望我说真话，对不对？”

“当然，”福瑞迪说，“当然，我亲爱的老伙计。一条真诚的建议比世界上全部的奉承加起来更有价值。”

“好吧，”波默罗伊先生说，“我觉得太平淡乏味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都喜欢同样的东西，就没有足够的食物了。”

当人们征求中肯的意见时，他们的本意或许是如此；但如果得到的不是赞许，他们就会不高兴。

“那又怎么样？”福瑞迪不高兴了，“既然你这么聪明，你来写写看。”

“为什么不呢？”波默罗伊先生说。他想了一会儿，吟道：

说虫子可吃对你而言也许不可思议，

但我还是要坚决地肯定，

没有什么世间美味

比得上刚从泥土里拽出的蚯蚓。

“哼，”小猪说，“还不赖，作为第一次习作。我可以把你的大名署在上面。然后你要怎么写？”

“嗯，我会接着讲讲其他的虫子——营养均衡，明白吗？甲虫、飞虫，也许还有毛虫……”

“不行，”福瑞迪说，“不行。尽管我们的读者不

是那么的容易被吓住，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有兴趣听你描述虫子大餐。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杰·杰，我要把这一小节印出来，后面加上注：这灵巧的创作出自令人尊敬的市民杰·杰·波默罗伊先生之手，他在这一期里初次登场就已显得羽翼丰满。他具备初学者罕有的娴熟技巧——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怎么样？”

波默罗伊先生很开心，福瑞迪一写完，他叼起那张纸就飞向圣特保罗。福瑞迪也很高兴。他知道自己诗写得不怎么样。“天哪，”读者们读到这首诗时会说，“福瑞迪在走下坡路了。”当然，知更鸟的诗写得也不好，但没人会为此责怪福瑞迪。

福瑞迪来到谷仓时花栗鼠已经走了。“他是个没耐心的家伙，”金克丝说，“坐立不安，见你不来，就很烦躁，说他不能整天在这儿等着。但他留了个口信给你。我不知道这会不会使你采取什么行动。”

“我也不知道，除非你告诉我是什么口信。”福瑞迪说道。

“我正要告诉你。这只花栗鼠住在下面平原上的梅西农场里。他说他有习蒙和他那伙人的消息。”

“习蒙？”福瑞迪思忖着。老习蒙是一个以盗窃为生的庞大野老鼠家族的头目，这伙野老鼠曾给豆豆农场的动物们制造了不少麻烦。福瑞迪跟他们的最后一次交手是在去年夏天，他把他们从阉风儿先生的阁楼赶了出去。从那

以后就再也没了他们的消息。他摇摇头：“我对习蒙不感兴趣。只要他别来烦我，我也不去招惹他。他现在住在哪儿——梅西农场吗？”

“我可不知道，老伙计，”猫说，“我只是转告你那个家伙说的话。你要过去拜访他一下吗？”福瑞迪摇摇头。金克丝说：“好吧，也许我今天下午要亲自去一趟。他说这个口信要价一美元。再见，老伙计。”



第二章 令人头痛的姨妈（上）



母牛维肯思是侦探福瑞迪的搭档。有人会认为一只母牛做侦探是件很可笑的事，但实际上他们组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小猪满脑子都是主意，而母牛却非常理性，他们组合起来简直就是战无不胜。

第二天清晨，他们迈着缓慢的步伐经过鸭池，穿过树林，越过浅浅的山谷。从那里他们爬上一座小山，从山顶俯瞰属于阚风儿先生的那片广阔的草地。平坦而碧绿的草地沿着蓝色的湖面一直向前延伸。他们下了山，穿过高大的铁门，踏上了通往前门的小道。

阚风儿先生的管家班尼斯特应声来给他们开门。他个头很高，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他的头总是高昂着，除了自己的鼻子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而他的鼻子则越过客人们的头顶直指外面的树梢。